

2008年岁尾,经过重重选拔,深圳最终获联合国授予“设计之都”称号;12月,轰轰烈烈的“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顺利落幕。这是一种真正尊重平面设计专业的政府行为,还是仅仅出于在不景气的市场环境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平面设计对于经济建设的意义逐渐得到重视。也许平面设计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为整个社会所接受,但这样的努力的确要比圈内小范围的几个展览来得有意得多。

当平面设计遭遇经济危机

祝 帅

或许是被“奥运”这样宏大的主题冲淡了我们的议事日程,或许是受制于“不景气”的大的经济环境,作为服务业的中国平面设计行业在2008年的表现可谓“不折腾”。给我们留下些许印象的圈内活动,有在英国举办的“Design China Now”中国当代设计展、上海新闻出版局“中国最美的书”评选、“活设计”和刚刚落幕的“社会能量”荷兰设计展等。而对于所谓“国际大奖”,或者又有几位中国青年设计师加入AGI(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这样的事件,似乎不太能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对于与奥运亲密接触已达数年的平面设计界来说,似乎早已没有了几年前的激动。或许因为平面设计师参与奥运的设计项目在2008年以前就已经基本完成,或者说奥运设计给中国设计师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与思考,总之,平面设计的“奥运梦”似乎就这样一种平淡无奇中黯然过去,从



2008年开始,中国平面设计正式进入了“后奥运时代”。

尽管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团队也成为千百个受表彰者中的一员,但奥运会并没有实现平面设计师提升社会地位的初衷。更严重的是,与奥运接踵而至的震惊全球的“奶粉”事件和经济危机,在拷问着中国广告和商业设计的良知和公信力的同时,也把这个行业推到了一个悬崖的旁边。

在圈内,近段时间被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或许就是听到设计师们抱怨平面设计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大家在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个当代中国平面设计史上的传奇年代。那正是中国平面设计从无到有、从启蒙到成熟的一个关键时期。以Logo、VI为代表的平面设计,其商业价值被无限地扩张,引得企业和广告主不惜重金来完成设计营销,平面设计师一度成为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在高校中,无论师资条件是否具备,建立设计学院和开设

平面设计专业的,似乎也成了一种时髦。然而仅仅10年,平面设计就需要“而今迈步从头越”了。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的人数将突破611万,这个数字比2008年增长52万人。这么多的毕业生中有多少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不得而知,但在这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刻,有多少企业、设计公司有能力为其中的平面设计毕业生“买单”,却着实成了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2008年,题为“I'm here”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毕业展如期举行。这个取材于《圣经·以赛亚书》的主题让人们看到毕业生对于一个理想的社会位置的渴慕,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王敏教授说,这两年中央美院平面设计专业的毕业生,能够找到起薪两三千元的工作就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事情了。这个数字和10年前的状况已经无法同日而语,而不仅仅是中央美术学院一所学校的情况,但它间接反映的是首都北

京的就业市场。

在金融危机面前,有人坚持。在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大力倡导文化创意产业、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政策面前,中国设计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政策契机,有人认为“平面”的复兴指日可待,有人则喊出了平面设计的终结论——即面对新媒体对于整个设计行业的冲击,面对甲方(企业和各类客户)在新的媒体传播环境中对营销需求的变化,传统的平面设计行业的盈利模式和生存环境行将终结。

平面设计还很年轻,怎么就老了呢?各行各业数算自身3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平面设计界的热情并不高,但毕竟还是有一些总结与反思。2008年,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最早开始介入中国内地现代设计进程的王受之作了“中国设计三十年”的演讲。《中国当代平面设计史》也在筹备撰写,在我看来,30年只是中国平面设计行业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现代意义上的中

国平面设计,还仅仅是“在路上”。10多年前,我曾预言经济周期的循环将会对中国当时大跃进式的平面设计热造成致命的冲击。即便不是遭遇到当前的经济危机,平面设计在国际领域内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也已经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平面设计的市场份额或许会萎缩,但只要传统媒体还没有到崩溃的边缘,传统的平面设计一定还会用其武之地,这个行业也还要存在下去。只是,面对技术和媒介环境的创新,面对客户营销需求的变化,平面设计自身的确需要经历某种“变革”。这种想法或许可以概括为“变革论”。眼下未尝不是平面设计综合拓展、孕育转型的某个理想的时机。

面对30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已经步入“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平面设计何去何从?这应该成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设计师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设计 动态

服装展演演绎国家大剧院周年成就

本报讯 作为国家大剧院一周年院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乘着春天的翅膀——国家大剧院开幕一周年院庆艺术服装展示会”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花瓣厅上演。在服装展示会上,清华美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的师生,将大剧院自开幕一年以来的艺术成就用服装展现出来,让观众通过欣赏服装艺术,对大剧院的演绎获得全新的体会。

“孕育”“歌”“乐”“舞”“剧”“戏”“欢乐颂”7个系列、89套服装作品,配合了一年来大剧院所上演的重大歌剧、舞剧、话剧、戏曲的剧目及交响乐曲目。在“歌·魅”系列中,设计师以庞大的气势和细腻的处理手法营造出“图兰朵公主”的高贵气质和“蝴蝶夫人”的柔美与悲情。同时在服装质地土,设计师综合使用了绸缎、毛麻、皮革、金属等不同材料,使剧院艺术的生命力首次以服装的形式得到了诠释。**(美周)**



柯尼卡美能达推出网上“色彩空间”

本报讯 (记者屈菡)近日,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针对北京设计师以及设计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场关于色彩输出的培训,此前该公司还推出一套网络下载平台“色彩空间”,为设计师提供不同的色彩解决方案。

北京洛可可设计公司总经理贾伟作为此次培训的主讲,他表示,在平面设计、封面设计和服装设计中,设计师非常强调色彩的还原度。“柯尼卡美能达”为了尽可能地提高色彩还原度,不断开发新的技术。如公司设计了色彩还原软件,只要安装到机器上即可以把色

彩真实地还原出来。而且其独自研发的Smriti-HD聚合碳粉,比一般的碳粉颗粒都要小,使输出色彩清晰、锐利,也能更长时间地保持色彩不发生改变。

此外,在使用设计上,该公司推出的bizhub复合机融入了更多的人性化设计。与普通打印机的调节板嵌在机器表面不同,新款复合机把调节板置于机外,面积增大一倍,而且可以上下左右、不同角度地转动,方便了轮椅人士的使用。柯尼卡美能达”为了尽可能地提高色彩还原度,不断开发新的技术。如公司设计了色彩还原软件,只要安装到机器上即可以把色

陈绍华设计牛年邮票发行

本报讯 目前,由清华大学美院校友陈绍华设计的己丑年生肖邮票发行。牛年邮票画面是一头健壮倔强的雄牛,风驰电掣般地飞驰而来,藉以表达中国人民对全面的改革开放的决心。

陈绍华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1982年装潢系毕业生,1992年在深圳成立陈绍华设计公司。1984年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1988年获电影美术金鸡奖,1998年获布尔诺国际设计评委主席奖。

陈绍华的邮票代表作有联合国第四届妇女人类纪念邮票、北京申奥成功纪念邮票主图、世界爱滋病日邮票、世界地球日邮票、中国——



东盟对话15周年纪念邮票、2012年上海世博会邮票、甲申年生肖猴票、丁亥年猪票。(美院)

创意 地带

包装即是灯

这款“包装即是灯”的设计师将灯的配件全都放在一个台灯型的纸浆包装外面,而使用时,就将这个纸浆外包装当成灯罩使用。其粗糙的质感更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



追求现代建筑的“文化韵味”

——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

本报记者 屈菡

味并不意味着必须使用、照搬传统形式,传统的神比传统的形更为重要。

90年代后期,大量的商业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经历了前一段复古风格的禁锢,建筑设计此时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西方的建筑风格被广泛地采纳和应用。这时的建筑抛弃了原来的重叠繁琐,而多是简洁、理性的。但这种风格的频繁使用,造成不同环境下的千楼一面。

1997年,崔愷设计的外研社大楼建成。外研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为了体现这一功能特点,崔愷在外墙上采用了曾在欧洲流行,且具有历史感的红色陶土毛面砖,立面上设计了高低错落的竖向墙板和巨型方格隐喻书和书架的意向,在院内合理地摆放了马可·波罗、周恩来、许国章等中外文化名人的雕像。

崔愷说,这一时期,与建筑形态的差异性相比,他更加关注建筑跟城市空间的对话,以及与周围环境所构成的和谐。

稍后的外研社二期工程是在外研社原印刷厂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这个时期,国内城市建筑经历着大拆大建,但随后人们看到,利用一些废旧工厂改造成办公楼、酒店以及画廊,效果也很好。正在此时,外研社改建原印刷厂的想法给了崔

愷一次改旧的机会。从使楼体外表一致,到把两楼之间有机连接,将两者成功地合二为一。

2005年,在距德胜门箭楼西北方向200米处,建起了一组由7个单独办公楼组成的建筑群,这便是崔愷设计的德胜尚城。新世纪以来,国内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商务建筑群,在北京有CBD、金融街、中关村等。“这些建筑群的崛起使北京更加现代,却与原有城市的文脉不太和谐,独立封闭的高层建筑也拉大了与人的距离。”崔愷说。于是,他开始思考建筑对城市环境、文化脉络的继承作用。

崔愷在此地拆迁前原有的四合院、胡同和小街的基础上,设计了这7座办公楼,让这些建筑实体的结构延续起城市的脉络。同时,灰色墙砖也使德胜尚城与德胜门遥相呼应。除此之外,崔愷收集了不少老砖和老物件,在楼群之间建起如意门,在保留的古槐树外竖起矮墙,使整个办公区充满了静谧和怀旧。崔愷说:“用这种新旧并置、情景化的场所语言是为了表达对失去的城市风韵的怀念和尊重。”

如今,在崔愷工作室的墙壁上,贴满了江西渼陂的地方建筑照片,马头墙、观音兜以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这是为当地一个新项目的创作做准备。崔愷很



注重从传统的文化中吸取营养并寻找文化的基点,并以此为建筑设计的资源。他设计过几个遗址博物馆,这也成为他探寻历史的过程,每一次学习都让他感慨先人的智慧。

崔愷表示,欧洲的建筑设计给了他很大的启发,那里的现代建筑并没有一味模仿古建筑的风格,同时它们也没有打破整体环境的和谐,而是与古老和传统融为一体。“这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明的尊重,而不是一味对古代的模仿。”崔愷说,“可是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存在着两个极端:商业性的、缺乏文化内涵的现代建筑和被定格为保护建筑的,不能拆也不能动的文物建筑。”

从关注建筑个体到协调建筑与周边环境,再到研究城市整体的氛围,纵观崔愷的设计作品,它们的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贯穿始终的是清晰的文化韵味。探其原因,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建筑设计的革新,但更为重要的是,建筑师对文化的热爱、对传统的尊重以及对现实的责任感铸就了其精神核心。